

解放前广西瑶山调查采集文献简介

谢道同

(广西科学院生物研究室)

摘要 本文简介了解放前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广西大学等单位20年代至40年代在瑶山调查采集所留下的主要文献资料，内容侧重植物学方面的记载。

广西瑶山在柳州东南。对其地理环境，1928年中山大学广西瑶山采集队曾报告说：“五岭之脉，自越城南走，迤邐蔚而为瑶山，界接修仁、象县、武宣、桂平、平南、昭平、蒙山七邑之境。嵯峨众山，绵引簇聚，地之广袤，达数百里，最高一峰，在六千尺以外。溪声聒耳，峦翠湿衣，草木际天，白云横岭，榛莽未辟，虫鸟乐处，太古遗民自称曰瑶者，宅居其间，都为七十余村，垦山田以自食，人口可六七千左右。”由于山高林密，交通险阻，人迹罕至，素被视为蛮烟瘴雨的化外不毛之地，有“西南的一谜”之称。

早在20年代，国内学术界有识之士就认为广西瑶山的动、植物由于历来从未有人调查采集和研究，因而是一个“急待探访之区”，在科学上有重大意义。20年代至40年代，中山大学生物系、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广西大学生物系、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的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如辛树帜、石声汉、任国荣、黄季庄、钟济新、陈世骧等，均曾不避艰辛，亲自入山调查采集，留下许多重要的文献资料。其中最早的、规模最大的瑶山调查采集，应推1928年的中山大学生物系瑶山调查采集。1926年冬，中大生物系鸟类学家任国荣首次入山探采，但因准备不周，力量不足，仅达横涌，留居四日而返。1927年秋，生物系再来采集，由于中途遇匪，未得果行。1927年冬，中大教授辛树帜撰文指出：“广西植物之分布，欲作详尽调查，北方当至瑶山，南方当至十万大山，中部当以大明山为最佳。他日重来，当在此三山作长久而精密之采集，更北赴五岭一行，则广西植物之大概分布情形，可由此数山以代表之矣。”（《广西植物采集纪略》，1928.3.《自然科学》一卷一期）。经过积极筹备，1928年3月第三次组成考察队，由中山大学、两广地质调查所以及中央研究院拨给款项，衔调查采集动植物及调查瑶山民俗两大使命，于1928年5月10日由辛树帜率队离广州沿西江而上，自平南入瑶山。队员有任国荣、黄季庄、石声汉等八人。采集队在瑶山调查采集历时三月余，在罗香、金秀、圣堂山行程千里，登圣堂山达山腹高1370米处，共获植物标本近千种，三万余件；哺乳动物十余种，一百多件；鸟类一百一十多种，千余件；爬虫类四十余种，五百余件；两栖类二十余种，三百余件；昆虫六百余种，二千余件；并带有瑶人服饰衣装标本三担，风俗习惯调查记录一束。采集队每日由石声汉执笔，记下采集日程八万余言。此次调查采集，其范围之广、收获之多，实开国内调查采集之先河，堪称开发广西瑶山的启始之基，足资今人借镜参考。其留下的重要文献资料有：

《国立中山大学广西瑶山采集队采集日程》，1929年7月中山大学出版；《采集广西瑶山报告及请辟瑶山为学术研究所意见书》，1928年7月出版；《广西瑶山动植物采集纪略》（中山大学瑶山采集队），1929年3月，《自然科学》一卷四期；《广西瑶山鸟类目录》

(任国荣), 1930年, 《自然科学》二卷二期; 《广西瑶山蝶类之初步报告》(周庸), 1937年, 《Sinensia》八卷一期。

《采集日程》记述了瑶山概况和瑶民的生活情形、山中的生物情形以及每日各人采集的收获和感受等等, 条分缕析, 具科学价值而又饶有兴趣, 犹如瑶山游记。今日入瑶山调查采集者实有细读之必要。

《采集报告和意见书》, 观点新颖, 言之有理, 对今日调查采集和开发瑶山, 仍有相当启迪和借镜作用。其内容主要有如下五点: (一) 指出入山途径, 有陆路四条; 其一为自桂平大湟山口至三江入瑶山横涌, 二为自平南至思旺而至龙军, 三为自平南至官村、水晏、马练而至罗香, 四为自修仁入金秀。“此四径皆为羊肠鸟道, 轻装已感蜀道之难, 若行李稍笨重, 则尤为不便”。水道一径: 由藤县蒙江逆舟而上, 经和平、太平、三江、庙客、大旺、水晏、马练, 折陆道入罗香, “急水奔注, 顺流出山尚易, 逆流而上极难”。(二) 论述动植物分布情形: 其植物分布带为: 自山麓600呎处起至山腰1800呎处为亚热带性乔木带, 1800呎至3000呎为竹林带, 3000呎至3500呎为灌木带, 3500呎以上为石松滋生之带。乔木带“长林抗空, 天横横迈, 上下绵亘千二百尺”, “人行其中, 不见天日, 盖犹保持古代森林之处女状态”。竹林带“琅玕万丈, 一碧无涯”, 皆为竹类, “为东方特有”。灌木带接喜马拉雅系之石南科植物带。罗香村后之山已有先罄, 到金秀高峰, 始有全带, “举目四瞩, 石南科植物遍地皆是。”(三) 报告动植物众多的新奇种类: 如植物方面, 虽由于人力限制, 主要注意力只集中在羊齿植物、草本有花植物如无花果属及野牡丹科, 然亦采得高山新奇植物八百余种, 外间不多见者四、五十种。“以此例之, 尚有各方面之专门人才, 长期采集, 一年之后, 必可得二千余种也”。(四) 人类学的调查, 记载了瑶民族、习俗、语言、服饰情形。(五) 建议辟瑶山为学术研究所: 明确指出, 瑶山为学术界之一大宝藏, 是国民经济和政治上一个值得注意的区脱。这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 确实是大胆而又难能可贵的一个重要科学意见, 也是瑶山开发史上一个重要突破。意见书中请辟瑶山为学术研究所的论据, 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瑶山在学术上有重大科学价值; 二是科学又将造福于瑶山瑶民。瑶山在学术上的重大科学价值, 在动物学和植物学方面, 因为素未为人所知, 加上极多奇异新颖之种, 如有各方面专门人才长驻采集, 作精细研究, 必能开掘许多宝藏。在人类学方面, 在瑶人语言、服饰等方面的深入研究, 于民族学、民俗学的贡献自必尤大。科学造福于瑶山瑶民, 意见书提出三方面的设想: 一为修筑公路, “使瑶山各方面能直接以达大邑通都”, “食物得源源输入”, “有用之木材可以输出”, 再加以护林、造林, 并“戒其早婚”, 以改良瑶人生活; 二为辟瑶山为森林区, 努力于林木研究; 三为辟瑶山为大规模公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旅游避暑胜地, 瑶山山势崇峻, 景物天然, 气候凉爽, 风景秀丽, 宜于旅游避暑, 且可鼓励提倡登山运动。意见书慨然陈述科学造福于瑶山瑶民, 说只要“群策群力, 共图实现, 则瑶山贡献于人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以至于全国国民经济方面者必大有可观。”可惜的是, 当时科学工作者的这些美好理想与愿望,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里, 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

1937年, 因日寇侵华, 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由南京迁赴湖南南岳, 不久复迁广西阳朔, 直至1939年初再迁重庆。其在广西阳朔的两年时间里, 陈世骧、饶钦止等曾多次从修仁入瑶山, 虽然每次时间不长、行程不远, 但采集了许多植物和昆虫的新奇种类, 报道了

许多新种, 留下不少至今仍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文字资料。如饶钦止的《中国淡水藻类之研究(十三)广西蓝绿藻之新植物》(1944.2—12, 《Sinensia》, 十五卷一至六期合刊), 报道了作者1938年在修仁瑶山采集的淡水藻类标本, 计有6属7个新种。

广西省内人士有计划大规模的采集, 始于1935年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成立之后。1935年起, 该所每年皆派遣采集队至广西各地, 也包括瑶山, 采集动植物标本。其中植物标本, 至1940年, 累积已超过一万五千余号。汪振儒、钟济新、陈立卿将已经整理就绪而又经陈焕镛、张肇骞鉴定有学名的标本, 整理成《广西种子植物名录》, 分9期在1940年至1942年的《广西农业》连载, 成为解放前广西最有系统、内容最丰富的一本植物名录, 极具学术价值。《名录》共记载了裸子植物9科23种; 被子植物64科385种, 其中采自平南、修仁、象县境内瑶山的, 计有裸子植物3科4种; 被子植物39科130种。

上述文献, 是老一辈科学工作者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财富, 对我们今天开发瑶山, 很有借镜和启迪价值, 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珍视, 得到继承和发扬。笔者这篇简介, 钩沉阐幽, 撮其旨意, 防止名文湮没不彰, 以便今人综核过去, 指陈未来。即或有未详尽者, 亦有补正之机, 聊可自慰。

鸣谢:

广西植物研究所李树刚研究员、蒋朝渊同志和广西桂林图书馆曾对作者提供指导意见和提供部份资料, 谨此致谢!

A BRIEF ACCOUNT OF LITERATURE OF YAOSHAN EXPLORATION BEFORE LIBERATION

Xie Dao-tong

(Laboratory of Biology Guangxi Academy)

Abstract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principal literature and material, particularly on botany, by botanists and biologists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National Institute of Zoology and Botany, Academia Sinica, and National Guangxi University after their investigation and collections in Yaoshan (Guangxi) in the 1920s — 1940s.